

邵芳九泉圓夢人間天堂(中)



盛維中童年的記憶

2013年不知不覺就過完了，回想這一年真是過得太快了，這一年幾乎每一個月都有一件事情發生。但2013年12月里發生的一次偶然事情，也許能改變許多人的命運。往生的在世的，我希望通過伊利華報這個平台遞交一份合格的考卷。

我在12月2日認識了已故畫家邵芳(1918-2009,女,著名美籍華人國畫家、陶藝家、建築師)的兒子盛維中先生,在這一年的偶然中,盛先生把他母親的畫和夢想以及他自己的夢想一起濃縮在一個畫卷里,我想透過這個畫卷來完成他們的夢想,這也是我的夢想。我有這個能力嗎?我自己無數次問自己:行嗎?我的心對我說:你還沒有做怎麼知道你行不行。

12月18日,我與盛維中先生在匹茲堡的Hard Rock見面,這一談就是四個小時,盛先生回憶了他的父母親:回憶他第一次在1973年回中國的情景。人生入夢,1973年我只有10歲,盛先生講他的父母得到美國總統批准,從加拿大到香港,當時父母在香港購買了許多冬天的棉衣和棉被帶到上海等地去見親人,他還記得當時他們到上海住在華僑飯店,他記得許多他的親朋好友在他住的華僑飯店排隊等着洗澡。他的回憶讓我想起那個年代我要坐公共汽車到澡堂然後排隊,洗一個澡至少要花半天時間。那一年是盛先生父母親自1947年到美國26年後第一次回自己祖國,在盛先生的記憶里,母親一直在哭,“那一年我媽媽的媽媽,我的外婆還活着,看到我媽媽與外婆分手的時候,母親一直哭,眼淚從中國流到香港。”

邵芳1918年出生於江蘇常州,祖上是常州的中醫世家。她性喜自然,自幼愛好塗塗抹抹,家人早就預料她長成後必定走習藝之路。果然,她後來成了「神童」畫家陳少梅的入室弟子,並任陳少梅的助教,被同門諷稱為「大師兄」。

1944年,她任敦煌藝術研究所研究員,所長是人稱「敦煌守護神」的留法畫家常書鴻。她與常書鴻、董希文、張

大千、李浴、蘇聲輝等人到敦煌臨摹壁畫,據稱她是第一位臨摹敦煌壁畫的女畫家。

大漠、敦煌、千佛洞、月牙泉,這個今天聞名于世的旅遊勝地,在抗日戰爭年代,是交通閉塞,人煙稀少的塞外荒原。視藝術為生命的邵芳,與敦煌壁畫為伴,沉醉在展現飛天的洞窟中埋首臨摹。邵芳臨摹的一幅《西方淨土》,畫



中有120個菩薩,耗時兩月。這幅張大千想畫沒有畫成的作品,邵芳完成了。

人生與命運是因果于緣分,當時人稱「敦煌守護神」的畫家常書鴻與徐悲鴻兩位從法國留學回國時,常書鴻的畫要比徐悲鴻的畫更得青睞,但今日徐悲鴻和他的畫價值連城,而常書鴻一守敦煌就是50年,名利遠遠不如徐悲鴻,

但為祖國奉獻與付出的精神給後人帶來的財富是生生世世的。這也是我的夢想:要讓世界認識邵芳,認識這位在美國渡過60多個春秋,為弘揚中華文化藝術,有着一顆中國情節的才藝出來的藝術家邵芳女士流芳百世。

我在與盛先生長達4個小時的交流中,只要一談到他母親邵芳,能體會到盛先生對他母親總有些動情,他說他在2歲的時候被邵芳

盛勝保夫婦收養,盛先生說他父親對他很嚴厲,他還經常挨打,但母親十分疼愛他,他說他的母親曾經與他的朋友說她給她兒子2件終生禮物,教他中文和音樂(小提琴)。盛先生記得母親說:中國一定會好的,一個人不能忘記屬於自己的文化。我能感受到盛先生對母親的敬愛,在盛先生的回憶里,母親心地善良,記得一次母親在看到藝術家到他們住的城市做藝術展,看到藝術家晚上睡在車里,母親就讓這對藝術家住到自己家。盛先生忘記不了母親對他說:我教你中文,因為這是你的文化,我教你音樂這是一個技能,你自己和別人都可以欣賞。

盛先生的母親邵芳,她是一位琴棋書畫文武俱全,在邵芳年輕時好多文化名人都追求過她,但邵芳選擇了盛勝保。他們倆1940年10月17日在天津結婚,盛勝保是清末太子少保、中國第一代著名實業家盛宣懷的侄曾孫。如盛先生說的那樣:我的父母十分相愛,他們的情書都有一本書那麼厚。

我的母親是一個十分了不起人,在抗戰勝利後,我媽媽已經躋身藝術界,嶄露頭角。就在我媽媽出國前,她在南京舉辦過畫展,當時

的政界名人朱家驊、張道藩親臨開幕儀式。在當時封建閉塞的年代,我媽媽愛好運動,1936年曾入選第六屆全運會河北女子壘球隊隊員。她天生還有一副好歌喉,她還能唱歌,到美國後曾到辛辛那提音樂學院進修,我的母親是一個十分時尚開發的新女性。我的母親常常開玩笑地時候說「當時我既想當畫家,又當歌唱家。」(中)



(一)
在俄亥俄河的東側、西弗吉尼亞州的威廉斯鎮。Williamstown上,有一棟叫做“翼然亭畫室”“Winged Pavilion Studio”的房子里,住着一位88歲的美籍華人藝術家邵芳女士。這棟房子是50年前她和1987年去世的她的丈夫盛勝保親自動手經過多年勞動建起來的。她是1944年建立伊始的敦煌藝術研究所常書鴻所長麾下的一位研究員。

她不是由常書鴻主動招聘而去的。她是拿着自己的一卷畫稿走進莫高窟,被常書鴻慧眼識才,一看相中的。

她成了敦煌藝術研究所如今健在的寥寥幾位元老之一,另外大概還有李浴、烏密風(在瀋陽魯迅美術學院)、張琳英、潘潔茲(在北京)、蘇聲輝(在台北故宮博物院)。他們都在耄耋之年,垂垂老矣。

(二)
邵芳在敦煌臨摹了大量的壁畫。我有幸看到她的作品,並且拍攝了其中部分作品。

所謂臨摹,就是俗話說的“依樣畫葫蘆”,但任何的臨摹作品也有上中下之分,臨摹的佳品可以達到惟妙惟肖,以假亂真的地步。只要不是故意製造贗品,臨摹作品的極品也是一種藝術品。邵芳臨摹的敦煌壁畫,可謂達到形神兼備、青藍相濟的佳境。從這個意義上說,邵芳的臨摹作品也是一種創造,一種藝術的再創造。

它決不是依樣畫出的葫蘆。這里面有她嫺熟的技藝,有她審美的別致,有她過人的感悟,哪怕只有寥寥幾筆的勾勒,卻具有不盡的神韻。大概就是這個原因,邵芳初到美國,美國人把她看作畢加索。我還記得,半個世紀之前,畢加索的和平鴿,寥寥幾筆,就振翅飛翔,享譽全球。這就是藝術的魅力。

我在這裡拍攝的,主要是邵芳1944年到敦煌千佛洞(莫高窟)臨摹的作品以及若干她創作的作品。這里先要說明一下,邵芳在敦煌,因為受到常書鴻的特別青睞,被聘為敦煌藝術研究所的正式人員。她臨摹的作品是要交給所里的,但是她把原稿,主要是勾勒的大樣保留了下來,然後抽取塗色完稿。後來,她還和其他的同人之間,又轉相拷貝——這從董希文給她的信可以知道,而且,這些畫稿,又從中國帶到了美國,逃脫了文革的滅頂之災,因此,現在我才看到她的臨摹作品。私下還要種一塊“自留地”這應該是在敦煌廢寢忘食作畫的重要原因。1951年,在故宮舉辦過“敦煌文物展覽”,邵芳的親戚還記得,其中就有她的臨摹作品。他們看了之後,奔走相告,記憶猶新。

我們再回到1944年。當時,邵芳雖然才26歲,卻已經有了很高的國畫造詣。她從17歲開始,拜天津湖社著名的畫家陳少梅為師。在二十世紀中國著名畫家的長廊,陳少梅佔有一席之地。名師出高徒。邵芳以古代人物——仕女畫的高超技藝而獲得當時人們的極高贊譽,例如,在相隔60年之後,前雲南省美術家協會主席袁曉岑當我一問到邵芳的時候,他不假思索地說:邵芳是一位很有才氣的畫家,她的仕女畫睡得好極了。袁先生說起邵芳來,一往情深,讚不絕口。吳必在參觀谷風畫展之後,在日記中留下了極高的好評,甚至於由畫及人,產生了單相思。這是邵芳到敦煌前,在昆明留下的印象。

邵芳到了千佛洞,被中國古代如此神奇的藝術瑰寶所震驚、所陶醉,一個嶄新的藝術天地展現在她的廈前,許多困擾她的問題都豁然開朗,於是她如飢似渴地沉醉在鉤麗爛爛的壁畫中,起早貪黑地臨摹。她說“我在此每日平均工作十小時以上,並不覺得吃力,天一黎明即爬起來下洞子,可以從早四點半畫到下午五點半,成績是驚人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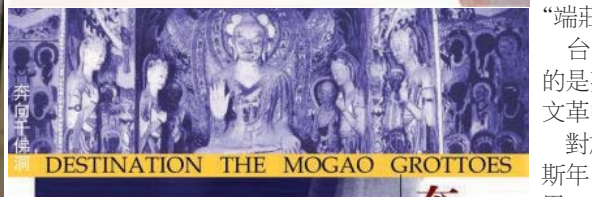
敦煌壁畫是從4世紀到14世紀的一千年當中,無數無名畫家默默無聞的奉獻,其中精品琳琅滿目。各種流光異彩、婀娜多姿、眉目傳情的美人數不勝數。這給了邵芳靈感的源泉。她說:“我已經敢用已往從未曉得過的大

膽施色的方法,大紅大綠,氣度之大,驚心動魄,將來回北平拿出來的是他們諸師長看都沒看過的,再施以我由陳少梅處學得的精細技巧,我要在女國畫家中爭個第一名,“非一鳴驚人不可。”

會看的看門道。邵芳很快就走進了敦

煌。向達對於敦煌壁畫用了“頂禮膜拜,贊嘆不置”表達他的高度評價,現在轉用來評價邵芳的臨摹作品,可見她對邵芳是多么贊賞。(向達解放後評為一級教授)

在相隔40年之後,邵芳的一位同事、瀋陽美術學院的李浴教授還在一篇文章中寫到“邵芳留下了一幅宏大而美的盛唐《西方淨土



復活的敦煌美人 ——邵芳的敦煌臨摹及創作作品

李昌玉

煌這座藝術寶庫。她說:“初來時看壁畫的東西與紙上畫出來的迥然不同,感到臨摹之困難,直至今日臨過十張,已有所心得,能把壁上粗拙的意味匯于紙上而不滯採,近來的兩張已很稱心。我想過去的人還沒有這種成績。”於是“每天像有鞭子在鞭打着的努力”,她越來越雄心勃勃。

當時有著名的歷史學家、考古學家向達等人在敦煌發掘出唐代高昌古國的絹畫殘片,雖然是殘片,但是畫上的仕女端莊秀美,一派貴族的高雅氣質,極為傳神。向達請邵芳臨摹,對於她的臨摹非常滿意,寫了“頂禮贊嘆,從未有得”八個字贈

藝作品,我都沒有拍照。為了便于觀賞,這里拍攝的都是小型的或局部的。

(三)
1946年邵芳在重慶舉行敦煌臨摹畫展,先後在中央大學與江蘇同鄉會展出,受到學界的高度評價,確實是“一鳴驚人”。最為支持鼓勵她展出的是陳之佛、宗白華。他們是著名畫家、美學家。畫家黃君璧等展出,就急忙登門,先睹為快。

“幾個愛好古典派的老先生如胡小石、喬大壯、宗白華諸教授卻是來了三次之多,看了又看贊強不絕。呂斯百帶了藝系一群學生來看了我的用筆、線條及塊畫。無一個不是出乎自然的贊美,有的當場用筆勾了稿子去。”中央大學中文系的一位教授題詞是“端莊雅流麗,剛健含婀娜”。

台前幕後一手操辦這個畫展的是英語專家、曾昭倫的夫人、文革中自盡的俞大綱教授。對於邵芳的作品,董作賓、傅斯年、羅家倫、俞大維、陳誠等學界、政界聞人名流都極為稱讚,喬大壯、賀昌群主動為她的畫題字。徐悲鴻看了之後說:“二年不見,刮目相看。”因為之前他在昆明看過邵芳的畫。

宗白華是《時事新報·學燈》的主編,發表了邵芳寫的《敦煌畫記》,親自寫了按語:“前幾天偶然識得邵芳女士,展讀她臨摹敦煌壁畫佛像若干幅,深深地觸動她那畫面上的線條的純淨而健勁,色彩的柔和而靜穆,真能令人體悟佛教意境的超脫,油然而生趣味與希望的情緒,而聽得邵女士在西北沙漠中活潑強健的藝術生活,由火熱的活力與華嚴寧靜的超美,本身就是一首詩。當時就勸她開一次畫展(已定於4月12日至14日,在城內江蘇同鄉會),並約她寫下這篇短記。敦煌是東方最偉大的藝術寶庫,我們要保護它,使它成為中國藝術復興的發源地。只有這高華境界的啓示,才能重振衰落的民族心靈。”

上面提到的人,都是當時中國在藝術鑒賞方面最具權威的名流。邵芳的畫作,受到美國朋友費正清、費慰梅的欣賞,從此他們結下終身的友誼。

1947年邵芳負笈美國。4月3、4日,美國大使館新聞處為邵芳舉辦出國送行畫展。畫展由下承休處長夫婦主持,備有茶點招待。教育部部長朱家驊和中宣部部長張道藩都到會參觀。觀眾“川流不息”。

為邵芳畫過寫真的畫家有蔣兆和、司徒喬、熊秉明、常書鴻、董希文、趙冠周、呂斯百等。他們都是我們至今耳熟能詳的大家。這些寫真作品仍然保存着。

(四)
到美國之後,邵芳的興趣逐漸轉移,致力於藝術的多個領域,主要精力旁鶩,不在國畫方面。不過我們從她畫的大型組畫《長恨歌》中仍然可以感受到敦煌壁畫對她的浸潤和感染。

邵芳在人物一仕女畫方面,比她的老師陳少梅要略勝一籌。如果陳少梅地下有知,是否莞爾?

看邵芳的敦煌臨摹壁畫,好像是一群復活的敦煌美人,嫵媚地款款地走到我們的面前……

2004年10月26日于山東濟南)

